



揚子法言

九之十

□ 13  
3088  
6上



018  
3088  
卷 6

臨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九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君子篇

咸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

君子純終領聞

君子是也然故次之淵騫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

子之道純而終之受其令聞光曰領即定  
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  
後世者以立蠢迪檢押猶隱括也迪道也檢押  
言不朽故也蠢迪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  
於檢押咸曰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  
法度也言動必履蹈於法度光曰檢押當

作檢押押旁開聖則秘曰則法則也。光曰  
尺夾切。聖人秘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已。法論。君子擇而行之區品彰矣。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  
是非。咸曰問君子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也弼滿  
也。何以能然。曰以其積行內滿文辭外發。光曰弼普耕薄萌一切學成道充言動皆美。般之揮  
斤昇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  
必有稱也。咸曰般昇之斤矢精之至也君子  
揮斤后昇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素習於  
內發中繩準。○光曰般音班中丁仲切稱尺

證切稱者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  
得事之宜。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太  
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或問航不槩衝不  
光曰柔於愛人剛於去惡。或問航不槩衝不  
齋有諸衝。車不載齋。曰有之。或曰太器固不  
周於小乎。光曰言有太志。曰斯械也。君子不  
械械器也般衝之器無所不施。咸曰君子  
航衝無所不施及矣。○光曰器械而用注謂  
適於一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或問孟子  
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咸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子於要言與。或曰德非惟苟且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

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

異於孔子者也。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光曰以

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或曰苟卿非數家之

書俊也。彈駁數家俊合於教。光曰宋吳本

可至千子思孟軻詭哉。此則乖詭。咸曰

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兼

于非軻。彼則邪詭也。秘曰荀卿非十二子

若惠施鄧析之徒則脫異聖人之道已至千

子思孟軻不異者也。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

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異其戶。同述一聖而

之道而所見。惟聖人為不異。前聖後聖法制

不能無小異。秘曰純牛玄駢白駢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

君子全德。色純曰駢。咸曰宗廟之牛貴純

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

德。今苟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子孟亦不粹矣。

曰宋吳本牛玄駢白作玄牛駢白駢作粹。今

從李本粹。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

與粹同。

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

矣。咸曰隊衆也言五之德衆乎不可盡形

容之。祕曰淪猶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

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以德不可形狀。光

曰玩當作刑音完謂廉而不歲隊直類刃隊

與隊同謂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

垂之如隊不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光

而無。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

闕泰大海瀆。祕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海者發源注海者也它人之道

者西北之流也網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

漢祕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返或向東

者亦入于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曰嶠

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孔云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

用而非順正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

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

易

卷

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

而用之於劉安溺異端之痼者也故曰鮮取

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淮南鮮取焉爾鮮

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

虛妄不可承信。祕曰太史公實錄猶如魯

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

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光曰鮮息淺

切空言雖辯博而駁雜汗誕可取者少必

也儒乎

光曰聖道於是在乎在

乍出乍入淮南也

或出經或入經

○秘曰必也以儒為名乎內篇論道

外篇雜說乍出乍入雜而不純者也

文麗用

寡長卿也

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施用則少○秘曰相如文雖麗而寡於用

多愛不忍子長也

其短故曰多愛其長不貶

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殖遊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取不忍棄之

秘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馬遷皆叙而錄之是多愛不忍也

仲尼多愛愛

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光曰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魚為直蘧伯玉

為君子之類亦多愛

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

咸曰非經謂之

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之言愛奇

而雜故因駭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傳記之

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秘曰古者詩三

千餘篇孔子刪定取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

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

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

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言曰不果則不果矣

苟非所能自可耳○咸曰言今人之不果純

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

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道而果之哉

誠為不果純矣○秘曰內不果純文亦不果

道人以巫鼓不言一曰巫鼓之儻奚徒不果

矣○秘曰乃復奇談誕以自大假不學為高通故

夫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學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惑夫衆者也如淮南游仙化金之說鼓動未俗使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光曰音或問聖人之言炳義曰天復本八人作又並闕

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吁者駭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而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咸曰言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祕曰天有一定之高有常也聖人無可無不可多乎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光曰聖人志道秉常隨時應變也

物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祕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也○光曰行下孟切下同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咸曰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顏閔具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成聖多變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

變○祕曰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  
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為少也  
光曰言天之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  
變化亦多也  
也祕曰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恐聖  
人率意而言故云多端○光曰講問同答  
異理或相違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  
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  
祕曰時有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  
于理咸曰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雜者聖  
失其正理之礙故避之則行○祕曰隨時制宜不  
則通矣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

若不小人好己之好我名而而忘人之好物  
足也而不自知而忘人之好物  
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祕曰與何等  
人  
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  
其德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  
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祕曰禮退而退  
則進退而退祕曰  
義退日孳孳而不知勑者也光曰勑與卷同  
則退  
當作退而進言不以祿位之進退務或曰進  
進於道德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  
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



進後名也而天下鮮儷焉秘曰人不甚其憂回

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進少有其偶○光曰

鮮息淺切儷音麗顏回在陋巷不苟仕好

學不倦是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秘曰

則必退於道者何故小之○光曰揚子曰必

謂聖人不適于世不離于羣是小必退曰必

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利苟退則慕偽名也

○秘曰輕於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

進退者衆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用之則

者君子也○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用之則

攝相事而輔夾谷淫女樂廢膳昨則歌之而

行○秘曰進之退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

之惟禮義所在

等貴賤何如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

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思各統其所言

之肯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秘曰人有

如莊生之齊物者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懼乎

光曰莊列之論如是曰作此者其有懼乎

秘曰非聖人者無法懼有誅戮之責作此齊

物之論然後以夷曠為妙達曰道家流當然

也禮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

而澤以疑衆殺○光曰懼謂有夏患不可避

故作此論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

以自寬

聖人為貴賤秘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

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稱其齊

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

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貫器之虛語  
耳。○光曰：聞許驕切人好生惡死，苦貧樂富，  
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  
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謨徒器器。  
然煩。通天地人曰儒。剛柔仁義之道始於太  
極，成乎五行。主於至神，運於六子。通天地而  
管於聖人，是謂通之。其名曰儒。子通天地而  
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秘曰：知天地之變  
以數，是不通於聖人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  
肯。君子之道名曰伎藝。人必先作，然後人名  
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不由我，以明彼者。○秘  
曰：若求仁而得仁。○光曰：作為善惡而人  
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人

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咸曰：言先自愛於  
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咸曰：言先自敬  
於人，而人亦敬之。○秘曰：韓吏部曰：自敬禮之  
至也。○秘曰：曲禮曰：自愛敬而人愛敬之  
者也。○秘曰：未有不愛敬於人而人愛敬於  
以自敬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  
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生物性之壽，其質  
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咸曰：故顏  
氏之子年雖夭而仁不能窮之也。○光曰：龍

龜鴻鵠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或問人言仙  
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曰吁吾聞伏犧  
者有諸乎秘曰秦皇漢武俱欲求之故問焉  
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  
城之北秘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所也言伏羲  
葬於畢孔子葬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  
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秘曰彙類也仙者皆  
實者也光曰借使有仙亦如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或曰聖人不師  
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仙人之於天下耻一日之不生光曰言聖人  
者道不同故也聖人曰生平生乎名生而實  
死也咸曰名惡名也實善實也言今之為仙  
冷為天下笑非惡存而善死者乎秘曰神  
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  
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也光曰安或曰  
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誅嘗見實死也  
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賢賢也歟  
惟賢賢能使無為有咸曰仙本無也而虛生  
逞者孰能秘曰器器然方士之虛語爾器  
器之多則能使無為有也光曰多言之人

喜妄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咸曰言無以

日無用有與無非問也咸曰謂之有謂之無

地之間本無此理無而問問也者忠孝之問

看有而問無皆非問也忠臣孝子惶乎

不惶秘曰忠孝者修身之本忠臣孝子惶乎

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或問壽可益乎曰德

事乎光曰惟修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

也咸曰言顏回冉伯曰德故爾咸曰庸以長

不朽為壽顏冉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

有德故不朽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

言復甚也若加之以殘賊曰殘賊或壽曰彼妄

則斯命亦不能保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

也君子不妄幸而免揚子之說亦猶此義

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

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

欺疾也彼問亦以長生為壽揚對終以不朽

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

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祕  
曰夫春生則秋殺陽始而陰終亦猶人也。豈  
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天常春而  
不秋日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  
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夫至人  
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者言乎其真然後可  
以訓物况乃其身之不諭又安能諭諸人哉  
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九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十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孝至篇

咸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

易量哉法言始於學

而終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

於四表之歡心

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

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神大孝宜若周  
道甚大○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

公譏孝至秘曰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

然鬼神者莫速於孝乎○光曰

論孝及至德因叙漢室之盛

孝至矣○秘曰先主之以歎其一言而該光

至德要道○秘曰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

無所不該○秘曰該備也○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德也○秘曰該備也○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天懸象地載形○秘曰無以加於孝○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父受氣母化成○秘曰無以加於孝○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秘曰無以加於孝○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於萬物也○秘曰無以加於孝○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地疑脫其非○秘曰無以加於孝○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咸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

地疑脫其非○秘曰無以加於孝○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

天地也○秘曰無以加於孝○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天地也○秘曰無以加於孝○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秘曰無以加於孝○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物萬物豈能裕天地乎○秘曰無以加於孝○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矣○秘曰無以加於孝○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

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

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

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秘曰父母有

常而裕於其子其子豈能裕父母哉以父母之

○光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不足者其舜乎○秘曰無以加於孝○光父母子之天地歟

所以愈裕而不自充足者懼

夫失所以孝不可得而父者事親之謂也養之裕也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孝子愛日無須更憐於心  
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孝子有祭乎有光曰木欲  
待故孝子養親惟日不足夫能存亡形屬荒祭嚴齋敬孝子之事  
齋乎光曰言齋重於祭  
絕者惟齋乎立形復存荒絕復厲者謂祭如  
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秘曰見其居  
所者謂思是以祭不賓夫齋者交神明之至  
而見之所為齋者禮記論之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  
乎時也咸曰祭不賓者孝子盡精極思而

夫親何暇乎賓之接也秘曰專乎所  
親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  
而不祭豺獾乎獾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獾  
之不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  
也秘曰問今世須死生盡禮方可謂能  
子乎光曰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脫文  
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  
無是父秘曰萬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馴孝  
謹相或曰必也兩乎秘曰言人必須父  
成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  
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於斯二者

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咸曰子雲左論  
孝至而遽以萬石君父子與堯舜較短長得  
非傷君臣之道輕孝至之禮乎曰子雲之心  
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之道者也何哉天  
下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  
天子至于庶人其禮雖異而其為孝一也夫  
孝君行之於上而臣行之於下則四海莫不  
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求忠臣於  
孝子之門由是言之子雲所以重孝至而謹  
君臣亦明矣有旨哉子雲也學者辨之。○秘  
曰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  
舜為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  
頑雖有如無。○光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  
曰父子但聖尤美。○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  
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咸

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縕被絮而能致滋美  
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為孝或非之以  
為偽何如也。○光曰縕於曰假儒衣書服而  
益切含菽菲食縕絮惡衣曰假儒衣書服而  
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咸曰言設有人  
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儻乎不較則亦  
可為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  
不變是為儒矣。○秘曰曰已欲孝斯孝矣已  
欲儒斯儒矣誰其非之。○光曰服或曰何以  
處偽。○咸曰問何以見其偽者。○曰有人則作  
之無人則較之之謂偽。○咸曰禮云道不可斯  
須離其身可離非道



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觀  
之無人則止之非偽而何君子耻之  
入者審其作輟而已矣所視其所以觀其不為  
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而  
彰至為名之名其次也九行近仁斯亦次矣  
行為次也光曰畏惡或問忠言嘉謨曰言  
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光曰言不  
正道佐其君或曰邵如之何咸曰言欲繼稷契  
者皆非忠嘉或曰邵如之何咸曰言欲繼稷契  
陶者如之何而可祕曰邵高也欲高之則  
如之何光曰問稷契臯陶道高不可及奈

何曰亦勗之而已勗勉咸曰言欲繼稷契  
庠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庠下也此所以微  
王莽之將相者祕曰勗勉也庠下也言人  
欲自高則勉行而已如其庠下而不能自勉  
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其自足  
也光曰庠音婢若嫌論太高而卑之則陷  
入於徂堯舜之道皇今祕曰夏殷周之道將  
詐矣今將大而以延其光今二帝三王光延至今  
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  
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代異者隨時之義  
也此又寄言以明其肯焉五

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秘

或以是為美大之次○光曰皆盡美盡善

或曰食如蠶言精細也○光曰皆盡美盡善

衣如華服也朱

輪駟馬光曰宋吳本於此有金朱煌煌無已

泰乎秘曰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

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言當不由其

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

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

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泰矣况滔天乎

咸曰綸青絲綬也諸本註皆作青絲繩蓋傳

之誤也○光曰綸古頑切又音倫李宋本通

開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

曰勉勉勵也○咸曰能一勉而修則五得或曰

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咸曰言

者能扛鼎揭旗天智德亦有曰百人矣

能之乎光曰揭渠列切曰百人矣此力

便能德諧頑諧和也讓萬國禹也知情

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咸曰

與智形不測神惟聖人能形容之謂百人乎見

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咸曰

此子雲黜力而尚德者也○秘曰知天地之

情其形不可測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禊  
豈百人可敵乎  
秘曰若順提宜讀如媿爾雅曰媿媿安敢問  
也○光曰提是支切又杜奚切又音支  
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  
順而安其上安其上下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  
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  
秘曰明而光其上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  
也○光曰光謂能顯忠也  
遂良安謂能順美救惡或曰聖人事異乎咸  
言聖人亦以曰聖人德之為事則無異  
妖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為事則無異  
亞之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咸曰猶

修其德何見異而修德者末也咸曰猶太戊  
異之也  
後修非上德矣故為之末焉○秘曰失  
於常德災異乃見修而禳之事在末後本末  
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咸曰猶桀紂本末  
不修其亡忽焉○光曰災異應  
時君之德故以德為本異為末天地之得斯  
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秘曰  
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人與  
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班固曰夫人聰明精  
粹有生之最靈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  
故曰得斯民咸曰言斯民之衆在得一人而  
治之也○秘曰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

一人之責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故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所以亡矣○秘曰五行

志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又曰貌言視聽

以心為主故一人之得心矣○光曰天地因

入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

道者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

心也○吾聞諸傳○秘曰傳記謂論語○老則戒

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秘曰邵亦高也

老則不貪而有德彌高是孔子之徒歟○王莽

者雖聖人何以加焉○或問德有始而無

得師力行老則詐偽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

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光曰宋吳本作有

而無始歟音義曰天復本寧曰寧先病而後

作愈今從李本孰寧寧為誰曰寧先病而後

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篡之深故有先瘳

也○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

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

治故曰小謂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寡治衆也○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

揚子卷十

後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秘曰秀穎德行之

謂洪禾之秀其穎猶入之洪其道也禾秀穎  
穎於德行洪秀也。光曰知哲當為哲知言  
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  
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君子動則擬諸事事  
穎出於眾秀之大者也。君子動則擬諸事事  
則擬諸禮咸曰擬非作疑或也擬據也言君  
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偽其事乃據  
禮而後事。秘曰疑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  
成於事事則成於禮疑一本作擬。光曰吳  
本擬作疑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則度其事  
之可否事則度。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  
於禮為是為非。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  
羣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羣行之

宗德行也。咸曰謂由德而行。或問泰和。咸曰  
平和樂之道。光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  
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而民說  
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  
光曰言千載之後觀其詩畫猶溫溫然和  
樂况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  
其世乎。咸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  
習治也。咸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  
桓之時縕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縕亦亂也  
桓公會諸侯千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  
齊之盛因而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

禮楚也。○祕曰：縕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邵陵，左傳無美之之文。子雲據公羊而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平言也。祕曰：習見治世之事，觀始亂則傷之。始亂謂幽厲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爲周道衰，詩習亂人本諸衽席，關雎作故揚子以爲始亂。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樂。○咸曰：冬汚之俗，喜安少治，則好之始治。謂邵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爲王者之事。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懷至。○祕曰：漢也。有德信能懷服遠。

人。○光曰：允謂信及。四夷懷謂遠人來服。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下且行，誰以取之矣。而歷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興者天之在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萬里，大夏西戎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當言北鞮，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鞮，自曰呼韓邪。後見漢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哀帝建平四年，烏昧留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是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國。○光曰：鞮都奚切，鮮悉淺切，鞮蓋東夷國名。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芒芒，女女國也。芒芒，大也。

咸曰猶唐虞之世。光曰李本芒武義璜

世作荒荒今從宋吳本西漢皇切

璜兵征四方次也。咸曰如商周之代。以兵伐

四夷者次也。宗夷猶夏蠢迪王人屈國喪

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曰猶亂

言五霸六國然也。秘曰宗夷猶言夷族也

蠢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族猶亂中夏動蹈

我邊疆而犯王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

次也。光曰蠢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

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辱國喪眾無次言麟

最下也。此沈論王者御夷狄之道然也。麟

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咸曰言帝世泰

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秘曰泰和之百官

皆如麟鳳之時儀儀然有義師師然眾蓋其

至也。光曰儀儀師師皆和。螭虎桓桓威多

整尚德之貌以喻德服四夷。鷹隼獲獲

咸曰桓桓嚴也。言王世鷹隼獲獲。獲獲急疾

以武戡禍亂嚴不失正。鷹隼獲獲。咸曰獲

獲暴也。言彊霸之世。未至也。未至也。未至也。

專為兵詐暴而欲殘。未至也。未至也。未至也。

比之帝世泰和則皆未至也。秘曰非泰和之

百官皆如螭虎鷹隼之時桓桓武貌獲獲然

鷲飛貌於其道未至也。光曰獲獲財干側或

板二切桓桓武貌以喻用兵威服遠方。

曰訥訥北夷。光曰訥訥直曉之貌。被我純績

純績績畫。帶我金犀。珍膳寧鉶。鉶

揚子卷十

十一

錮其口也。咸曰：不亦享乎？嫌禮胡如此大言，安然而受珍膳。盛也。○祕曰：訥言，夷衆語，貌北夷南單干也。被我純績之衣裳，帶我金璽犀飾之劍，常珍之膳，以安然錮其口，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南單干呼韓邪願爲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黃金璽，太官御食之類。○光曰：享，當作亨，猶泰也。謂宣帝以後單于朝服，漢以繒絮衣食，厚撫之。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藩，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祕曰：高祖圍平城，文帝不雪憤辱之耻，孝武與邊略實爲兵主矣。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打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光

曰：爲兵主者，謂高帝得天下，之後文帝武帝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龍堆以西之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龍堆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爲郡屬也。漢家不爲也。○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鳥獸，郡勞王師，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爲。朱厓之絕指之力也。朱厓，南海水中郡，元帝征之，賈捐之以爲無異禽獸也。棄之不否則介鱗易我衣裳。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光曰：朱



匡島夷故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富明道

信義光曰行義使民信之致帝者之用光曰極其事業成天地

之化使粒食之民光曰粒食謂中國之民祭也晏也

采異和柔祕曰祭然明盛晏然安和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實受

其福祕曰民神之主也民之豐阜則神饗其祀也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

遠夷垂天道勞功曰勤勞然後有成功或問

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考成也載歲也日

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光曰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其勞也成造化之事是

其功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

天為君四時行百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

物生以喻其勞也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親之故於事則

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咸曰

逸然修德不暇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祕

曰生萬物地也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

息也理萬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其修省

不暇也光曰天則無為自然而萬物生成君則垂衣端拱而百姓又安是其事逸也天

則陰陽往來生生日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

萬幾是其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壹也勤勞

道勞也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媚莽之

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為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爾  
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  
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  
天地而無慚教關百代而不耻何遜媚之有  
乎。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  
咸曰成王幼大甲昏勢亦殆矣然周公居叔  
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  
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  
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莽亦  
大矣。○秘曰自周公以來未有如王莽而謂  
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  
於阿衡明其篡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  
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班固曰莽知  
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主其姦心  
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  
以伊周為言。○光曰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

世莽專漢政曰比伊周欲興禮樂致太平上  
以感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巨者進異已者誅  
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遜辭  
以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  
也當是之時莽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  
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  
也或曰揚子為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  
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  
向使揚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篡國  
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  
無所與聞奈何責之必先恕已則可以知其難矣  
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為仕莽而不去曰知  
莽將篡而去者龔勝是也莽聘以為太子師  
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隱  
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揚子

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  
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  
猶為桓溫陶胡奴所劫僅以敏捷自免况揚  
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  
及莽莽能無耻且忿乎此杜預所謂吾但恐  
為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及汲於富貴  
不戚戚於貧賤始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  
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薰賢同官當成哀于間  
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  
雄三世不徙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  
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  
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  
則必為莽佐命不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  
在劉甄之下矣

其庶矣乎

言人民眾多富盛也宗元曰揚  
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左

半取也咸曰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  
知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  
觀莽之強篡而立復暴殲如是天下思漢德  
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  
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  
乎○秘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王莽  
之不正不言漢載之中天是觀民思漢德莽  
為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  
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夫以  
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之徒歟漢高祖  
元年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  
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二百  
百一十二年光曰庶者庶幾於治也辟靡  
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

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

義唐虞之世也。咸曰勉當為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雍學校禮樂樂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措刑辟之未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邊之役則唐堯如矣。○祕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之符設使行辟雍校學禮樂與服之事復其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刪書始於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容為之容飾表表其尊卑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監本五臣音註

揚子法言者雖近世所見殆希  
今書林氏某偶得善本來示予  
問命之新鏤予仍按漢書曰揚  
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  
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  
采於晉之揚因氏焉雄少而好  
學博覽無所不見人之性也善

揚子法言疏  
一  
惡混之說雖少異性善其推尊  
聖學詆摧異端之功蓋不在孟  
子之下乎嘗爲郎給仕黃門時  
與王莽同官而及莽篡位諸談  
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  
者甚衆雖然雄好古樂道其意  
欲著文章成名於後世稍以耆

老久次雖轉爲大夫非教求之  
抑與之也若以子雲之才與有  
舊干王莽脅肩諂笑專爲進取  
之計爲相亦何難哉見枉被書  
莽大夫是知其賢所謂不汲汲  
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嗚呼信  
哉然所著之法言者象魯論而

揚子...  
作之是以其旨奧妙而其義深  
切也近歲諸子百家之書尚無  
不印行于書肆况茲書崇聖論  
道而有恢禪于來學乎仍記歲  
月以附篇終

萬治貳年春三月 立野春節 拜

中野小左衛門刊行

Handwritten notes and seals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

作之是以其旨奧妙而與  
切也道成諸子百家之書尚  
不印行于書肆况茲書崇聖  
道而有恢裨于來學乎仍記  
月以附篇終

萬治貳年春三月 立野春節拜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seals

Vertical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